

鄧珠娜姆著

中國邊疆之路

于右任



許世英先生序

鄧珠娜姆女士所著中國邊疆之路示予，并希為序，自維對於邊政，猶如初入學之學童，隨時學而習之，茲書廣予見聞，增予智識匪淺，欣慰之餘，覺其留心邊政，懇懇懇懇，不以課務而荒厥志，洵屬可欽，因書數語以冠其篇云。

增加邊疆認識
促進民族團結

陳果夫題



中國邊疆之路

酌古準今 治邊要務
舉而措之 以固吾圉

張厲生敬題





影 近 者 作

中國邊疆之路

一、「邊疆」一詞之詮義及邊疆問題之由來

在目前論中國邊疆問題，遠稽史乘，近察時變，真令人感慨萬千。

欲論邊疆問題，不可不先知道邊疆一詞的正確含義，今日言邊疆者多矣，每對於邊疆一詞不得其正確解釋，或以邊疆僅是地理上的名詞，或以邊疆兼含有文化上之蘊義，或又以邊疆是政治上的區劃，種種說法不一而足，實則邊疆一詞，在中國習語上所含之蘊義甚多，不僅是地理上的範疇，而且也是文化上政治上的單位，茲綜括爲三點，釋義如下：

一、邊疆是文化上的邊緣 在廣大的中國邊疆上，各民族的文化，無論滿回蒙藏苗僮等，都較內地文化爲低，雖然由於歷史文化的交流演進，各民族早已形成爲中華民族文化上的一環，但內地文化較高，人文較盛，始終是文化中心，相對於文化中心而言

，邊疆各地，文化較低，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邊緣，以新疆為例來說，新疆二千年一直是中國的領土，加入中華文化圈的中心，雖經漢唐的經營，明清的開拓，新疆與內地之間始終未泯除顯著的文化差別，近來新疆的多事多災，也由於其對漢族文化吸納不夠，以致於互相沒有正確的了解，造成彼此懷疑忌恨屠殺的場面，故在民族前途上講，不能將邊緣轉變成中心，文化邊緣永久存在，實非國家之福。

二、邊疆是地理上的邊地——有名的美國研究中國邊疆的學者拉鐵摩耳（O. LaTourette）在其所著中國之邊疆一書中，曾拿長城作為劃分中國邊疆與內地的界限，他以為長城本身是世界上絕對邊界之一，在長城以南所有的河流入海，長城以北的河流多半是內陸河流，或者在河道中即行乾涸，或者流入沒有出口的鹹湖，長城以內農業很盛，人口繁集，長城以外，人口較少，散居亦稀，在有水草的地方才有游牧羣，拉鐵摩耳的這種說法，對於新疆蒙古自然適用，但對於西康西藏青海等邊疆地區而又位居於長城以南的特殊情形，則非拉氏說法所能解釋，不過邊疆地區，大抵皆為山地高原與沙漠地帶，交通阻隔，人口稀少，受自然環境之限制甚大，內地同胞，往往對此等寒苦邊地相戒裹

足不前，致使邊地永遠與內地處於隔離狀態，長是以往，如不以人力克服自然，前途真大可憂慮。

三、邊疆是政治上的邊區——因邊疆有這種文化上的差異，地理上的阻隔，所以歷來邊疆的政治組織，都與內地有異，如蒙古的盟旗制度，西康的土司制度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，都是因地制宜，各自形成爲一行政單位，雖然在今天，西康的土司制度已日在廢除中，但其他仍多維持原狀，即以蒙旗制度而論，去年國民大會開會時期，在討論省縣制度時，對於蒙旗制度曾有爭論，有人主張盟等於省，旗等於縣，有人則堅決反對之，以盟旗人口過少，難以與省縣並論，如察哈爾會盟各旗蒙人不到三萬，這如與察省漢人比較，懸殊太多，而青海省政府又往往將青海盟旗改編爲縣以下的一區或聯保或保，這都表示着邊疆各地的政治組織各有其特殊性，今日已建省之邊疆各省，如青海西康等，過去皆爲特別區域，可知邊疆地方政治制度實自成爲一特殊單位。

綜此三論，可知所謂中國邊疆，並不是單純的文化上地理上或政治上的範疇，邊疆一詞的正確解釋，當以文化上的邊緣，地理上的邊地，及政治上的邊區，所謂中國邊疆

是兼指中國文化的邊緣，中國國防的邊地以及中國政治上的邊區而言，此一解釋，類包極廣，不但可以適用於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理上的邊區，也可以適用於苗僑俾僮擺夷等屬於中國文化邊緣及政治邊區等部分；因為苗僑等雖處居於內地，但他們的語言習俗宗教文化仍自成一特殊單位，而成為中國文化的邊緣，今人之所以對邊疆一詞不能得其正確解釋，實由於將邊疆一詞與邊地視為同義語，不知其中內涵深淺大有不同。

明乎邊疆之義後，我們可進一步對近代中國邊疆問題發生之原因，作一綜括的考察，中國邊疆問題的發生，固然原因萬千，但棄其枝節，而察其大本以論，以下三點大約可包括之。

甲、外力的侵略：十九世紀以來，世界有一大轉變，即所謂工業革命，此一革命不但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準，而且也給予工業先進國家以龐大的擴張力，蓋自工業革命後，各工業先進國家以市場與原料的需要，向外擴展的需要日高，我國地大物博，生產落後，遂為其侵略之理想目標，如東北之煤鐵，西北之石油，西藏的金礦，尤使外人覬覦，於是以武力侵略者有之，嗾使邊胞離異祖國宣佈獨立者有之，我國邊疆各地，由此遂

變成多風多雨的地區，問題日趨複雜，形勢日趨惡化。

乙、政府缺乏一貫的治邊政策：我國政府向對於邊疆意存漠視，以為有其地不足以王，得其民不足以霸，而學者專家，又以爲蠻貊之邦不足深致，歷代除羈縻外，向乏正確一貫的邊疆政策，而各地邊疆大吏，又往往竊地自封，形同割據，地方官吏剝削平民，作威作福，草菅民命，以致時引起邊民糾紛，事態擴大，形成一難以收拾的局面，令人太息痛心。

丙、自然環境之阻隔：我國幅員廣大，而交通梗阻，遂致邊省居民，僻處一隅，消息阻隔，且各地民族雜處，信仰不同，習慣互異，接觸既多，糾紛自所難免，一旦衝突發生，中央政府又因交通不便，調解無從，遂致涓滴積成江河，我國邊疆問題之所以屢起而不能迅速解決的原因，實由於此。

二、邊疆現狀

我們在前面對中國邊疆問題，已作了一個歷史的診斷，深知中國邊疆問題的病源，

其來也久，其積也深，今後應根本圖治，同時在今日，我們談邊疆問題，是必要而又必要，還在於而對現實，對症處方，今天中國邊疆的實際情形怎樣，現行的邊政設施，是否皆根據已定的政策而行，所收獲的成效又怎樣，在在皆值得檢討。

由蒙古西轉到西藏這一大弧線地帶，是問題最多的中國邊疆地區，在蒙古近十年來，外蒙的獨立自治，政府早沒有過問，其間的關係亦撲朔不明，直到簽訂中蘇條約時，我國正式承認外蒙獨立，才把這邊疆的歷史懸案，告一段落，但唐努烏梁海，科布多和察哈爾以北的達里岡崖那些地方，素來不在外蒙庫倫政府的轄境以內，但唐努烏梁海的西部，却成立了唐努烏拓伐自治邦，加入蘇聯版圖，這應當是中蘇外交上的一件未決的懸案，而庫倫外蒙政府，把唐努烏梁海東部劃作庫倫古爾，阿瑪克，把科布多劃作巴彥烏爾吉，杜爾伯特，科布多等三個阿瑪克，令其參加外蒙自主的公民投票，我們可承認外蒙自主，難道也附帶默認非外蒙政府轄境，也劃入外蒙版圖？

在甘肅新疆甯夏外蒙的邊境馬鬃山一帶的四不管地區，在民國二十六年冬甘省創為設治，總算固定了隸屬，而新疆阿爾泰東北科布多河和布爾根河上游，早自楊增新主

時代，已經設治，但至廿九年蘇聯新版蒙新地圖刊行，卻把阿爾泰和馬鬃山的大部——其面積約等於浙江省——劃入外蒙版圖，布爾根一帶原隸青塞特奇勒圖盟的蒙古人，曾要求參加外蒙表決自主的公民投票，今日馬鬃山以至阿爾泰一段，在目下國境上無疑是一道毫無掩蔽的大缺口，中蘇盟約中有關外蒙盟會所載「中國政府承認外蒙之獨立，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爲邊界」的規定，事實上還留着一個急待進行的堵口，記得外蒙履行蘇蒙盟約對日本出兵之際，外蒙首腦喬布桑在外蒙廣播，把東起興安嶺，南至長城，西至阿爾泰的內蒙諸部，都已列作籲請團結的對象，在此內蒙同胞，固已知其別具用心與別有立場，但我們的邊疆工作之努力太不夠，則明若觀火。

在新疆，複雜的種族關係，加上由楊增新時代以迄盛世才時代的許多錯誤措施，那裏經得起局外人的挑撥煽動，幸政府在抗戰期間，早注意到西北這一大片土地，努力作亡羊補牢之圖，但地方的糾紛仍一起再起，更番的改組省政府，可是事件仍是接二連三的產生，自張治中將軍主新之後，儘量容納地方人士參加省府工作，這一個試探性的努力，已漸奏效，同時說明了新的邊疆政策應由新的道路去謀實現，拘泥成法，墨守舊規

或憧憬過去的邊政設施，都將會造成時代的錯誤。

在一向以喇嘛和貴族混合政權治理下的西藏，若和十年來蒙古新疆發生的事件比較一下，西藏近年來可算是一個比較安靜的地區，西藏是一個半農業半游牧的社會，人民宗教信仰極強，自唐代文成公主下嫁西藏以後，漢藏關係，向稱和睦，雖然英國對藏經營不遺餘力，但西藏人民對英傾向并不大，僅極少數貴族子弟赴英求學，惟自中英平等條約宣布取消之後，因內外之隔膜未能化除，英方在藏特殊權迄未取消，依舊保有江孜駐兵權，噶倫堡與拉薩間的印藏郵電權，最近且進而對東南的蒙峪以及西康西南的洛渝，白馬崗察隅一帶，作大規模的蠶食，且曾於去年宣布另行劃設印度東北邊省，以謀印度外藩之鞏固，比較使國人注意的，要算是今年春西藏接受印度汎亞洲會議的邀請，以獨立的單位個別參加一事，這姑無論其參加之資格若何，即屬一文化單位，亦表示中華民族文化，在外人眼光中看來，還未達到沉湎一氣的境地，需待努力之處甚多。

至於其他國內各邊族，如苗保等，或耕織傳家，或刀耕火種，皆各度其特殊的社會生活，較少變化，今後憲政實施，加強地方政治之基礎，各民族之政治文化的改進，自

將有一新的局面。去歲國大開會期間，各民族代表對於國大代表的名額，曾要求或爭議增加，在我們看來，這實是一極可喜的現象，不但表示未來憲政是全民參加的，而且是全族（國內所有各民族，）踴躍參加的，這是中國憲政史上一頁最輝煌的事蹟。

三、今後對於邊疆應有的認識與建設邊疆之途徑

今日的時代是什麼時代？今日的世界是什麼世界？倘使我們不逃避現實的話，我們應知今日人類已面臨一新新的時代和陌生的世界，由於科學的發展，工業的進步，世界的面目早已不同，同時原子彈等新武器之發明，更說明了戰爭的意義勢將等於「人類的毀滅」，一方面卻啓示着一個新的工業革命的前夕已經到臨，那不是「煤鐵世紀」，而是「原子能」世紀，既使我們不必展望過遠吧！這戰爭末期航空時代的來臨，已使國際的局勢和世界的關係大變，地球的距離已經縮短了，人類的關係亦愈加密了，今後國際間若不改變現存的局面，仍沿帝國主義的故技相角逐，則人類文化的命運，不是腐爛，便是毀滅，蓋在新的航空時代原子能世紀之下，所謂「國防安全感」早成過去軍事學上的名詞，所謂「國防陣綫」「國防地帶」，亦將失去屏障的作用，在此種大勢下，我們

建設中國，固不應與時代的步調相矛盾，而經營邊疆，亦需要有世界的眼光和認識，我們要從大勢來估計我們的需要，蓋科學已使世界各國成爲比鄰了，十九世紀那一套帝國主義作風，顯然已不能適用於新的國際場面，新的世界不需要這些足以釀成戰亂的策略，因這只有帶來人類的毀滅，特別在工業落後的我國，於其在邊疆遼薄弱的國防陣綫，毋寧從事於「文化國防」的建立，不過我們不應忘記「制服強力的還是強力」，我們眼光不可不遠，戒備不可不現實，這都是我們必須有的新認識。

然而惋惜得很，二千年來的中國邊疆政策，一直沒有脫離「懷柔遠人」的窠臼，三十年來邊政設施，亦未能迎頭趕上，作治本遠大之圖，似乎遜清以來中國喪失邊藩的歷史創痛，至今已爲人漠然淡忘，麻木無感，但時至今日，若我們不重撫舊痛，另開新局，則今日變幻莫測之東北西北風雲，又將帶來漫原的風暴，令我們束手無策，的確，百年創痕，至今猶新，今日我們不能再走錯路，民族的遺產，再經不起我們一誤再誤的風險了，橫陳於今日中國的問題，我們應怎樣確保祖宗的遺產？怎樣整頓破落的家庭？怎樣擴展文化圈？怎樣培養民族感？怎樣確立新的邊疆政策？怎樣樹立新的邊政制度？都

是必須加以處理而實現的，這裏讓我以邊疆人一份子的資格略述芻見：

一、融鑄「五族一體」的民族感：在中國歷史上最值得提出的一點是中國人的「文化感」相當銳敏，而中國人的「民族感」倒相當淡漠，所謂「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」可知中國人所謂民族的內容是文化的，種族的色彩多淡而不著，這種以文化爲內涵的民族觀念，在中國史上至少有兩種作用，一方面他維持了中國文化傳統，他方面又光大了中國文化傳統，因傳統的民族觀念，不是以種族爲界限，而是以文化爲界限，故任何民族都可接受中國文化，任何民族都可成爲中華民族的一環，中華民族所以能久而彌壯，中國文化所以能久而彌新者，未始不由此，不過傳統的民族觀念，究亦有其歷史的與社會的背景，在優游散淡的農業社會下，固可以容許我們平鋪慢進，開展中國文化，凝結中華民族，形成巍巍大國，泱泱大邦，但時代已非昔日可比，在工業社會下，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，特別是以狹義的種族爲內容的民族觀念，奴人從已，得寸進尺，那裏容許我們再鼓東方漫步之曲，我們必須馬上利用新工具，播散新思想，融鑄「五族一體」的民族感，不管野心家怎樣的以狹義種族觀念來分化民族感情，說成吉思汗是日本人，滿

蒙非中國領土，西藏民族來自印度，我們儘可以言論糾正謬論，以行動答覆行動，以事實推翻非事實，不過我們所深深計慮的，倒不是外在野心家的挑撥離間，而是我國社會尙泛濫滔滔的陳腐思想，這些思想在在有礙於「五族一體」民族感的融鑄，若我們自己，特別是知識份子，不自覺地妄割畛域，那真是國家之憂，民族之慮。

二、體現「中國一家」的文化圈：前面說過，邊疆是文化的邊緣，並不是說邊疆毫無文化，或邊疆文化毫無可取鑑之處，一般人誤將此等觀念混淆，實爲莫大錯誤，遠者大者且不論，只是邊疆舞蹈來說，年來在重慶，南京，上海等地的演出，已使內地人認識邊疆文化尙有許多值得發掘的地方，這祇不過信舉一例罷了，其他邊疆各地文化，可資採擇提取的，不知還有多少，這是一個處女的園地，值得開發而且應該開發，在這大建設時期已經到臨之時，我們尤應含英咀華，取精用宏，把回藏苗蒙滿保等諸民族文化，重新加以認識和估價，使中國之國不但政治上五族同體，而且文化上是「中國一家」同時邊疆既是文化上的邊緣，我們不能永久使其仍爲文化上的邊緣，中國國內各民族有如手足兄弟，漢族是大哥，其他各族是小弟弟，此種民族間在文化上的程度差異，有如